

重修靜樂縣志序

靜樂邑志自前代李紳纂集之後閱歷
九十年所無有繼起而修之者文獻不
備最為邑中闕典予乙亥承乏補任茲
土視事之暇每披覽舊乘不勝慨嘆謂
此修明典故纂述遺文寧可諉為非長

吏事耶且夫邑中紳士豈遂無家傳秘
笥紀事藏本如前輩所謂李氏春秋者
老成典型於焉攸賴其或深思好學之
士念切時務編紀舊聞又或田間父老
方言雜記存什一於千百均足以供採
擇資剗劂當此絕續之際乃不及時搜

致而再爲俟之將來恐年愈遠則事愈
畧勢不至以九十年間之事盡湮沒無
傳不止用是亟爲徵集遍語紳士耆宿
舉凡家有遺書及夙有聞見事無鉅細
悉爲抄錄投之靜安堂以備考究久之
得李公猶龍昔所手書舊志行間者於

往事多所傳記繼且得呂生新鑄抄本
近事頗詳又賴諸庠士於古楚剝斷石
殘碣中時有採錄不無鴻文鉅筆堪補
舊志之所未載於是乎前此茫然無稽
者今則燦然畢陳於前矣廼爲考諸晉
陽通志表諸四隣州縣志亦有證及古

載籍者校讐異同編次成帙付之梨棗
朞月而工竣邑人士無不樂書之聿觀
厥成也予因思始爲邑志者李紳自敘
治戴氏禮而道憲閻公以庚辰禮魁按
靜而志成蓋幸遭遇匪偶疑若有淵源
默授者然予家傳治易乃其售於棘闈

實由戴經也且志亦幾費纂集矣而告

成適在庚辰

舊志修于前萬曆三十九年
新志重修于康熙三十

九年然則前後數十年之間勿亦有所待

而然與要之遠稽近攷別類分門新志
原本舊志不相矛盾惟繪圖增補星宿

而諸圖從各門類分附之便于披閱不

妨從異又謹遵志體紀善不紀惡比諸
居其邦不非其大夫之例他如恠誕者
正之若龍泉指爲犬舐仙葩信爲美姬
之類鄙謬者刪之若孫行者婁煩人陽
光洞出門拾金之類諸所辨正其說甚
夥斯實學人信理不肯自迷於荒唐之

說以欺當世而悞來學是有關於人心
世教之防者也獨是自乙亥以來兵荒
洊至戶口凋殘簪筆而記版圖不無怵
心于鴻雁惕志于星畱者矣至于人文
氣弱豈不加意振興而丙子己卯兩科
無得當者焉姚生珣僅叨空薦耳則天

志選舉當亦與志賦役同慨斯又長民
者念切邑事所倦倦不忘之苦心也故
因敘志而並及之是爲序

皆

康熙三十九年歲在庚辰臘月望日日

躔元枵之次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靜樂縣事黃圖昌

叔大氏題

原序 前壬子年

馮平道 閻士選

靜樂古分冀域黃帝堯舜之所經理也世移代遷其民舍
和飲淳跨山臨水以生以養出作入息猶有穴居野處帝
力何有之意蓋結繩之風也以故前代無志而迄於今亦
未有志也有之自今日監生李煥始煥以戴氏禮傳家父
子兄弟自相師友每慨然於邑乘之未備也至煥而始編
摩成書僅名曰志略若謂存什一於千百耳嗟夫椎輪爲
大輅之始乃大輅成而椎輪之質亡矣然椎輪者固其初
也增冰爲積水所成及積水融而增冰之凜亡矣然增冰

者固其基也物既有之文亦宜然孰謂是書非茲邑初乘而爲觀風者所必稽乎余以治兵使者按靜樂而邑故無磚城自縣尹程君至率作興事而城始完也因請於余曰城以盛民乘以紀事二者俱不可缺余曰城郭廓耳志則包羅搜括紀實而存信昭遠而揭藝乃精神所寄也是志固急於城矣因序而梓之

李 綏

春秋是非之譜亦法戒之牒也太原諸邑有春秋而靜樂亡春秋舊有昨家抄藏俗本事未賅而文不雅大都好事

者爲之也縉紳先生難言之先君子用是太息糗自髫年
有志於此每於誦讀之暇取方輿勝覽文獻通考大明一
統志皇輿考廣輿圖山西通志四鄰州縣志與邑厖俗本
校讎異同又於父老所稱引如鄉願宦軌運氣稊祥之概
不卽湮滅者類輯成編自額李氏春秋寘之筐笥以資觀
省而田賦丁賦等人爲增損載在版章者則非諸生所敢
知也萬曆辛丑黃太府銳意太原通志每於所隸徵一士
入三賢書院從京兆仰山萬先生自約纂緒之而糗不才
濫與茲役於是公門一切始叩其詳爲翻其初終而條貫

之藁具必衡定於萬先生廼呈主司而府庫焉從此李氏
春秋拔爲公典非復鄉者一家言矣但恐阻於見聞有虧
全體姑易名靜樂縣志略以待來茲而實錄之中不無矛
盾與夫三代之民公是公非之大致謬憑心見繫以卮言
蓋欲請教於大方且以寓異日者持以質正於先君子之
意而知我罪我所不卹云

李 樸

往不才樸從萬先生撰次邑志旣報完於主司矣以太原
通志未卒業僉疲縣乏資故邑志未得災木萬曆壬子夏

鴈平道代署寧武糗以謁銓故竭蹶鴈門見所題天限

勾注千山扶北闕地分屏翰滹沱一水奠西陲之句廼
知爲大宗師立吾閭公風憲也公自庚辰以禮魁飛鳴聲
震天下凡天下有心人咸仰止之唯不才昆季亦治戴禮
故誦法年深而企慕心切兄精以選貢叨安州弟糧舉辛
卯十三名而今者糗又蟬蛻於龍門一識荊州敢云殊遇
無何大宗師節閱靜鄙糗與同事生彬郊迎亭見兢兢脩
下士之儀越明日辱公翰召廼出不才所爲志藁而稱可
之議動紙贖票縣督刊其諄諄於贖典者一則曰改定一

則曰補完一則曰食貨志再加訂正一則曰官師志須留
空楮又因糗與彬拜懇序文慨然許允凡此種種皆吾兩
人所受命飲冰而一時官師士子所未獲躬聆者噫嘻盛
哉何其幸也追惟靜樂文獻久湮自黃太府督修邑志又
十餘年所矣太府行矣曾未有損一金擲一木付殺青氏
亦未有降顏解頤而齒頰邑志者則今日之舉豈偶然哉
無論黑子靜樂山河鄙陋得大有力者拭拂而潤色之光
恠射人雖以不才糗寥寥卮言一蒙鼓吹有如藐姑射之
神人能令羽化而仙昇者是詎直青萍結綠長價薛卞之

門已哉糗不才躬逢其盛豈惟糗不才之幸卽靜鄙與有
幸焉蓋凡天下缺者貴缺而難得者貴得之而可傳久遠
者貴邑志業擅其三貴豈非不才糗與靜鄙之幸也哉故
前序見纂述之自後序見鐫鏤之由非侈也而難以與俗
人言也

庖言曰篇中所稱抄志出先進郝鯤家紀載往蹟與有
賴焉萬曆丙戌歲古完劉公徵六生析類劬修未就解
館辛丑事見不才前敘丙午曲周羅公責糗續藁完更
煩兩師十友訂正未刊至壬子獲殺青詳見後敘